



方山抗日烈士塔

方山城诱击战

□ 本报记者 温元元 搜集整理

方山城(现积翠)位于北川河西岸,它是北至东村(岚县)南去峪口及大武镇、西往临县的交通枢纽,是敌人在离岚公路上的重要据点之一。

方山据点敌人曾多次遭到我军攻击,但我军屡攻屡修,军事防御比较坚固。据点内驻有日本鬼子营长以下共十三人,有轻机枪一挺、掷弹筒一具、步枪十二支、手枪一支和电台一部,还有自卫团和村公所。

在三分区1945年春季攻势的总部署中,特务团的任务就是拔掉方山敌人据点。根据方山之敌情,团领导决定采用诱伏战的方法完成这一任务。首先是做好战前准备工作。2月1日派干部看地形,6日又派一参谋和9连连长实地测绘地图。16日再派9连连长和战斗英雄副排长张文生及10连排长张国勋,化装成自卫团成员实地视察进攻线路。同时与内线人员李文全紧密联系,及时了解敌情,做好内外配合。

其次是制定作战方案。决定以9连2排及3排的一个班隐蔽在上山路旁的窑洞内,另一个班隐蔽于五十米之外的另一个窑洞内,其任务是联合行动消灭诱击碉堡内的日本鬼子。以9连一个排潜伏于城内小碉堡内,准备消灭企图占领小碉堡的敌人。如敌人不攻占小碉堡,则执行攻击大碉堡的任务。9连3排两个班及掷弹筒班占领前代居(咀),以火力掩护城内我军行动,并警戒吃洞方向,阻击南面吃洞敌人增援。10连一个排携带云梯四个,待城内战斗打响后,从城西南角登梯入城,配合9连争夺敌碉堡,占领全城。2月19日,我内线人员争取过来的伪军李文全向敌人新来的曹长报告情况,并由侦察员三人在外围鸣枪与之配合,试图将

敌人引诱出来歼灭。但敌人很鬼,只是在碉堡周围转了一圈并未出城。但是此次行动使李文全取得了日军新曹长的信任,他对李文全说:“八路的来了,你的报告的,好处的大大的有。”2月20日拂晓,部队按计划部署就绪,派战士潜入方山城埋伏于一处窑洞中。天亮后李文全向敌“报告”,佯称八路军三人在城里,诱敌出击。

在李文全的“报告”下,敌曹长于9时带领日本兵七人出碉堡抓八路,留两人在两碉堡间用机枪掩护。狡猾的日军曹长还把出碉堡的七人分成三路,两人沿北城向东南方向运动,两人沿北城向西南方向运动,另两人走城内大道。此三路于小碉堡处会合。

敌人接近我方埋伏窑洞时,2排长张文生和7班长李根海冲出窑洞向敌人扑去,敌见状速向大碉堡回窜,被我副连长王定国堵住退路。敌人发现小碉堡内已有我军,企图沿南城墙逃回大碉堡,又被我一排在城墙上堵截,一个鬼子顽抗,不肯就擒,被我战士用刺刀刺死。

城内战斗一开始,10连立即登城,协同城内9连攻占敌大碉堡。但遭敌机枪火力封锁,无法不能接近外壕,而且吃洞之敌可能来方山增援,因而决定从城墙下预先挖好的地道撤出战斗。

吃洞日伪军一百余人,闻讯来援,行到西坡村时被我增援部队伏击,死伤二十余人后逃回吃洞。此次战斗我击毙敌曹长以下八人,缴获步枪七支、手枪一支、刺刀等军用物资。我方战士九人受伤,五人牺牲。

参考文献:《吕梁烽火》

洒尽热血铸丰碑

□ 本报记者 温元元 搜集整理

1941年中秋节的前5天,文水城郊的南关村照例赶庙会。然而,往来南关的大路上,行人稀少,售货摊点无几,物资奇缺,稀稀拉拉的人群个个脸上满布灰暗的冷霜,寥落凄凉毫无生机,往年的热闹景象一扫而光。

下午,一群荷枪实弹的日伪军押着一位医生模样的人,气势汹汹闯进庙会场地。人群中一阵骚动。

被押之人穿一件肥大的旧式深蓝色呢夹袍,上身套一件青马褂,戴着瓜皮帽子和浅光花镜。面无惧色,步态沉稳,自然大方,充满自信。他,就是文水一区的区长张兆祥。这天,装扮成医生的张兆祥失去联络,不幸在上河头村落入敌手。敌人将张兆祥押往县城途中,特意押解到南关庙会的戏台上示众。赶集的人们不由自主蜂拥而来,悲愤和仇恨的咳嗽声、叹息声……汇成一片反抗的嘈杂声。

敌兵端着上刺刀的步枪,在场内场外跑来跑去,监视着混乱、愤怒的人群。卑鄙下贱的敌伪特工队长焦德贵无耻地向群众叫嚣。人们瞪视着这个走狗的嘴脸,不停地唾骂着他:“狗日的,是谁养的你?真不要脸!”

骂声越大,场上越骚乱,仇恨和反抗的情绪就越增长,敌人也就愈加慌乱。“你的快讲,官的大大的有!”日军小队队长凶狠地对张兆祥说。

“罪恶滔天的鬼子,不要脸的王八蛋焦德贵……”张兆祥怒目圆睁,愤恨地骂着。

“噫!不讲死啦死啦的!”日军小队队长跨前一步,抽出锃亮的战刀吼叫着。

张兆祥咬牙切齿痛骂敌人:“要杀就杀,要砍就砍,我活是中国人,死是中国鬼,头可断志不可屈!”

日军端起刺刀对准了张兆祥的心窝,比试威吓着他,但张兆祥丝毫没有退缩和畏惧。“噫!好好的讲,不说死啦死啦的!”日军小队队长将拔出的战刀在张兆祥眼前晃几晃,随后迅捷横搁在他脖子上。“呸——呸——”张兆祥朝日军小队长的狗脸上猛吐两口唾沫,高扬起不屈的头,望向远方。

束手无策的日军慌忙把张兆祥推下台来,押向城里去。

“好的!大大的八路!”跟在张兆祥后面的一个日本

兵,看看已离去的小队长,他很钦佩地低声说着。

被敌人关押起来的张兆祥,经受着敌人的一次次严刑拷打。敌人使尽了一切恶毒残酷的手段,想逼张兆祥低头屈服,但是张兆祥视死如归,死不开口。

隔了一天,张兆祥又被拉到另一间屋子里。日军队长装作一副假惺惺的慈善面孔,很恭敬地请他坐在沙发上,清茶里放上白糖,接着又摆上一桌酒席……张兆祥一眼就看穿了敌人的阴谋,他站起身来厌恶地唾了几口,径直向牢房走去。1941年11月19日傍晚,张兆祥被捆在囚车上,由城西向东沿着大街游街示众,押向东门外的杀人场。敌人仍不放弃最后的希望,威吓着张兆祥,张兆祥怒目以对。惊慌失措的敌人残忍地用刺刀割下张兆祥的舌头,用枪托打落了他的牙齿。闻讯出来的人们,含着眼泪,咬牙撞墙,痛苦地目送着淌着鲜血仍坚强不屈的张兆祥。

惊魂不定的敌人驱赶着囚车,加速向城东门外驰去。灰色的马路上,一路抛洒着张兆祥斑斑的血迹。

参考文献:《吕梁抗日丰碑》

知识分子的骨气

□ 本报记者 温元元 搜集整理

面对日寇的入侵,不同的国人持不同态度,有的人为贪图荣华而丧失民族气节,当汉奸二狗子;绝大部分国人心怀民族大义,毅然与鬼子展开斗争;知识分子更是,虽身薄力弱,但是骨气不失。汾阳的刘如珍就是一位典型的硬汉知识分子。

刘如珍,字子重,祖籍汾阳城内帝君庙前街,生于1876年。他秉性耿直,为人厚道,通古博今,经常给孩子们讲历史上爱国人士的故事,教孩子们怎样做人。他常说:为人做事要脚踏实地。为人要正直,不畏权贵,不惧强暴,宁折不屈。缘于此秉性,在旧社会很难生存。他年轻时也学过商,可他不会逢场作戏,不讨掌柜的喜欢,只好回老家当了教书先生,过着清苦生活。1938年,日本鬼子侵占汾阳城后,刘如珍家住在北廓村。从那时起,为了不给城门口的鬼子鞠躬,他没有进过一回县城。他认为汾阳城是我们同胞土生土长的地方,凭什么给鬼子鞠躬!他最恨给日本鬼子做事的汉奸。那时,鬼子经常出城去各村抢粮抓人。1943年的一天,鬼子进了北廓村,伪军便衣郭守全进了刘如珍家,刘如珍照面碰上郭守全却故作不理,郭守全好生奇怪:怎么谁见了我也惧怕三分,这老头敢不理

我!于是就问:“哎,你认不得我?”刘如珍答:“不是认不得,是不认你!”“你认得我是谁?”“你是汉奸。”刘如珍夫人怕出事,赶快拿烟递茶,说了一大堆好话,是非暂时平息。过了不多日子,这伙人又去了刘如珍教书的堡城寺村。当时此村政权掌握在我方手里,但每天也得给鬼子据点送情报。那时村里凡与笔墨有关的事,都由教书先生一揽代包,刘如珍写了一大沓“平安无事年月日”的“情报”,放在桌上,每天村差拿一张送去。鬼子发现后,便衣头子郭守全,逼刘如珍供出是谁指使,刘如珍不屈,汉奸们竟把60多岁的他从七层高的台阶上推下来,接着又把晒在台阶上的一坨糗子绿豆迎头砸下来。刘如珍当时不能动弹了,被捆上出了村。路上有个便衣对他说:“老头,我们看你也不是‘坏人’,我们抓你做什哩?实话告诉你吧,我们是自行车坏了,你给我们掏上三五块钱,够我们回城就放你。”

可怜刘如珍身无分文,于是被押回鬼子的大营盘清水部队,在里头受尽折磨,遭鬼子软硬兼施逼供,他也不吐露一个字。家人去探视,离几十米鬼子就指使狼狗扑过来了,所以刘如珍自进去也没有见过家人一面。几个月后,

鬼子眼见捞不到一点油水,就在一个大雨天把他放了。此时,他身上无衣,腹中无食,且浑身伤痕累累,走一步摔一跤,而一群鬼子、汉奸跟在后面狞笑打趣。

刘如珍一路冒雨,连跑带爬回了家,从此一病不起。由于生活清贫,无钱看病,1944年老人含恨去世。不过,他坚贞不屈、不畏日寇的事迹却永远被人铭记。

参考文献:《汾州乡情》



吕梁故事